

仁爱之书：背后的力量

□ 合肥 蒋晨

进入2018年，关于现实主义创作的讨论忽然热闹起来了。它给人一种假象，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似乎遗失已久。现实生活已令人眼花缭乱，而王方晨独钟情于世界背后远离喧嚣的那方秘境，从而创作了这部《背后》。在那里，生活的真义仿佛一块沉睡的美玉，静静散发温润的幽光。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写作都是在写现实生活的背后，都是一种对生活、社会、生存秘境的探索。

《背后》描绘了职场中两种基本状态的人生，那就是强力之外与强力之中：迟俐红、丁淼焱、杜红雨、妹妹屈华、当年的屈童、无助的村民等是在强力之外，熊旒、任志韬、朱十两、朱明友则是在强力之中，赖仁平、贾小艳、现在的屈童同时跨两界。新派人物熊旒来到宇宙星无诡分部出任老总，承诺10天后举行电视讲话，与分部职工干部见面。10天间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错综复杂的矛盾、激烈的权利争夺纷至沓来。作者有意避开对这些矛盾斗争的正面描写，努力塑造了一个成熟睿智的新型女老总形象，另辟蹊径，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强力”对于不同人生的不同意义，几乎所有人的落脚点，都落在“仁爱”之上。

熊旒作为一个单身女人，有着爱的权利。她的爱与他人不同的地方，是一种更宽广的博爱。正是这种博爱才施之于很多人，包括任志韬、朱十两之流，才最终化凶险为夷途。这也是最初贾小艳所不能理解的地方。熊旒的宽广，承担了一切。相比之下，强力之中的任志韬、朱十两等人的爱，则流于狭隘和自私。在他们的映衬下，也显示出了熊旒的独特和光彩。但对于强力之外的人，爱却是如此的艰难，他们要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个人尊严常常不值一提。迟俐红为丈夫获得公道，被人视为疯婆子；杜红雨为拯救自己的爱人，使尽浑身解数；当年的屈童的遭遇更让人感到辛酸，他把自己的不幸带到家里，狠心转嫁给了自己的妹妹，他通过自身努力终于得志之后成为“屈大秘书长”，却错误地以为自己参透了强力的圭臬，平时谨小慎微，但内心极度压抑。

事实上，文学中的所有人物，都只能体现着普通人的的人性，而没有任何人是“不普通”的。

当矛盾一步一步达到白热化的时候，熊旒出人意料地又给了同僚们以机会，然后自己悄悄抽身而去。因为，她爱着很多人。传说中她父亲所撰写的《权力指南》，也只能是一部仁爱之书。那些想看到无诡分部职场上乌烟瘴气、大家斗个你死我活的人，在仁爱的光辉下，不得不失望。生存之道是什么？相信这部《背后》已给出了答案。



“人设”的背后是人性

□ 合肥 刘畅

《背后》是中国作协会员、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方晨的最新原创长篇小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背后》这部长篇小说以新上任的宇宙星集团无诡分部女总裁熊旒十日内的经历为主线，真实描述了男性世界中迟俐红、杜红雨、贾小艳、屈华等与其直接或间接遭遇的女性的命运。

《背后》中塑造了如此多的人物形象，不得不提到“人设”的问题——“人设”是人物设定的简称，现在已经似乎成了网络流行语，简单来说，是创造一个完整的人物所需要的所有设定。本篇中的人设，不仅是传统意义上作者为塑造人物而建立的人物设定，而是放大到书中每个人物来看，每个人物对自己在他人面前所表现出形象的自我设定。

人设的背后是人性的自我保护。主人公熊旒因工作安排从仁城调到集团无诡市分部任总裁。她大气、遇事淡定，上任后运用女性力量打通人脉，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暗中观察着集团分部的动态。她以静制动，微服调查污染村庄，与村民沟通交流，拉扯出污染项目背后的大鱼。顺着这条线，她将各种事情联系起来，调查名企业家与“官二代”等人在项目中的勾结……当然，这只是她展现在他人面前的一面，真正的她也有软弱的一面，只是不会示众。她也是需要情感的人，渴望找到心爱之人永浴爱河。她之所以可以一直波澜不惊，是因为她有高手指点——每周她都会回到山上密林中的宅院找爹爹，爹爹教她以仁爱待人。她并不想别人知道她爹爹的事情，也不想在上任后立刻大肆招摇，便与媒体约定，十日内不要对她进行任何的宣传报道。书中更真实的熊旒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喜爱健身、爱钓鱼等运动，喜欢与真性情的人做朋友，也愿约上好友喝茶听戏。但她把一切都隐

藏起来，只有真正熟知或者刻意调查过她的人才能了解。

人设的背后是有血有肉有弱点有缺陷的“真”人。在工作上，任志韬任总雷厉风行，甚至对他人苛刻残忍。他通过与合作公司做项目摸浑水捞一把，支持合作公司将洋垃圾埋在二伯坎子，完全不顾村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在这样的工作人设下，回到家中，任志韬对夫人有着万分缱绻和百般依恋，对儿子无比宠溺，甚至儿子大热天突然想要个篮球，他哪怕汗流浹背也要亲自去挑选购买。“官二代”朱明友，不想通过自己的“官二代”身份“卖人设”去拼前路，而是来到陌生的城市独自打拼。可每当事情发展不如意时，他总是默默假设，别人若是知道他是“官二代”，一定会对他态度完全不一样了。人设背后的描写让人物鲜活、立体起来，这些看似“软肋”的细节和心理描写让人物变得真实。明朝张岱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之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之交，以其无真气也。”有癖好、有瑕疵之人，才是现实社会中人们的真实样子。

人设的背后即人生而为人情感释放和真情流露。屈童的故事便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最好印证。他在单位做秘书长，却把自己放到极低的地位，处处压抑自己迎合他人。这是他展现在他人面前的自我人设。他回家后还要对自己夫人唯命是从，他在家唯一的发泄口是自己的妹妹屈华。他妹妹在他家里帮忙带孩子、买菜等，但没有任何地位，甚至屈童的儿子也可以随意指责她。后来屈童有了外遇，他小心翼翼地维护并培养起这段感情，外遇女子理解、同情并全身心接纳了他，甚至还给他资金支持，让他在工作、生活上多一份补贴。在她面前，屈童抱怨无趣且惨淡的家庭生活，讲述自己不易的拼搏历程。可以说，在外遇女子那儿，他不仅得到了情欲上的满足，更多的是情感上得到了发泄和释放。

读到这里时读者可能会思考，为什么要浓墨重彩地描写办公室秘书长屈童的家庭和情感琐事？之所以要这么写，是通过这一个人，将“人设”和“人设”的背后故事的对比拉伸到极致，以期在强烈的反差中引发读者的思考，将“背后”这一主题刻画到每一个人物上去。作者在描写屈童的时候，写的就是人设背后人性的流露，压抑的表象背后是发泄和释放。

我从乡愁悟书魂

□ 歙县 方鸿伟

近日拜读滋芜先生的《西窗月色》，自然联想到余光中的《乡愁》，他影响了几代人。一首不长的诗，使“乡愁文学”的文学现象达到了巅峰。第一次读到这首诗，心头一震，两行清泪涌眶而出，泪目之间，一份淡淡的哀伤浸润思想，彼情彼景，至今难忘。同样读《西窗月色》，同样的感觉，溢上心头，读着滋芜，久久不得平静。在《西窗月色》里，我读到了滋芜先生的乡愁——那是一份对故乡、对亲人、对挚友的深切思念，乡愁，文化的根，它贯穿全书，几为书魂。我和滋芜先生从未谋面，但滋芜的名字却一直在耳边回旋。作为一个从歙县走出去的游子，滋芜对故乡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感情。“君自故乡来，应知家乡事”，在《西窗月色》里，我读到了很多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周德钿，比如洪振秋，比如汪观清，比如方见尘……滋芜对故乡这些文化人的作品如数家珍，对这些家乡人的故事信手拈来。在滋芜的文字中，描述家乡的人和景，情深义重，娓娓道来皆是诗，寥寥数笔便成画。

我已经很久没有读到这么感情真挚、这么荡气回肠的乡愁文学了。

西窗，作为一种文学现象，鄙以为也是一种乡愁文学的范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西窗”代表的即是离愁。滋芜是个真性情的人。滋芜说：凡做人，或做事，假了，则不立。尊师交友，至诚至真。于是我在《西窗月色》“月星如故”一辑中，看到了很多动人的怀

念之文。滋芜含泪告别沈培新，撰文纪念葛庆友……每一篇怀念文字，无不寄托着作者深切的哀思，以及浓浓的悼念。

徽州由于受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限制，古时就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背井离乡，现如今还有一代一代的徽州人，完成学业后即前往江浙沪等经济发达地区谋生活。像候鸟迁徙，又像“闯关东”，一来一回之间，徽州，成了个容易滋生乡愁的所在。

滋芜先生在徽州这块土地上生长，徽州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均给了滋芜创作的源泉，也寄托着滋芜无穷的乡思。在滋芜的诗《前行的时光》中，滋芜写道：我是从南方坐上火车踉跄而来/我瞅来瞅去/大楼没有标志，钢筋水泥透骨冰凉/我离开家乡，离幸福很远。离开故土，远离亲人的游子，对故乡的思念之情，跃然纸上，扑面而来。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变迁，今天的乡愁，已经不再是原先意义上的国家情愁，而是一种涉及人性意识的乡愁，是漂泊在外的人精神上的飘零无依、栖居异乡的乡愁。

滋芜先生深解其味。于是，在家乡人给他寄去新版《歙县志》时，他立即写下了《乡情》：大约是近乡情更怯吧……作为一个离土不离乡的游子，对于家乡，我自认熟悉，但我亲身感受的毕竟是茫茫沧海之一滴水珠。所以这篇文章只能算是一个游子凭着对家乡的热爱所说的呓语吧……

曾几何时，我们放弃了读书，我们远离了阅读。大街，小巷，动车，客船，就连高朋满座的饭桌上，司空见惯的，是每个人低头玩弄着手机。我不知道，少了大量阅读的我们，是不是还能读懂“乡愁”的涵义，我更不知道，少了大量阅读的我们，今后的灵魂该安放何方。滋芜，从来没有忘记阅读。滋芜说，工作之余，阅读是最快乐的事情，是心灵回家的一种方式。

苦读，成就了今天的滋芜。秦德文赞滋芜说：我能想象得到，滋芜常常“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那种“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深思，那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志趣……滋芜在与时间的追逐过程中，定义着属于他自己的热闹和孤寂。滋芜是个奇才。除了创作出大量的文学作品以外，他在教育、书法、绘画、雕刻、考古、编辑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家乡人备感自豪的成就。你很难相信，一个工作那么繁忙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他完成一首首诗作、一幅幅画作、一本本刊物、一个个雕刻？

我想，这份信念，可能来自于徽州，来自于滋芜骨子里的那份对故乡的长相思。我更是从《西窗月色》中读懂了滋芜浓浓的乡愁。这样的一份乡愁，在阅读量急剧下降的当下，有着醍醐灌顶的时代意义，更有着一份超凡脱俗的警醒意义。

滋芜，远方的家乡人遥遥向您伸手，让我们在《西窗月色》下——握手。